

“童话湘军”携手奔赴爱与希望

——湖南儿童文学畅谈

贺秋菊



张天翼。 资料照片

11月20日，长沙将迎来“2025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夜”。

湖南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方重镇，“童话湘军”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光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性”表征，而且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艺术品位。

今年，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年近80岁的宝藏奶奶蔡皋的绘本《不能没有》和青年作家诺亚的童话《白夜梦想家》双双折桂，湖南籍青年作家弯弯与母亲、剪纸艺术家刘雪纯联手打造的绘本《妈妈的剪纸》亦在获奖名单之列。而此前公布的初选名单中，刘青鹏的儿童小说《安吉的夏天》、卓列兵的儿童散文《小巷深处》也位列其中。这份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活跃在文坛、笔耕不辍的湖南老作家，也能读到一代湖南青年文学新星冉冉升起；能看到剪纸艺术的传承，还能读到对戒毒警察的致敬。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星空中，湖南儿童文学是一束耀眼的光。自张天翼以来，一代代湖南作家形成了一条清晰而坚韧的创作脉络，老中青协同共振，彰显儿童本位，携手奔赴爱与希望。从创作手法的探索到多元化的表达，从文学奖项的精神传承到专业出版的齐头并进，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大文学评奖中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如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共评选了12届，湖南作家《笨狼的故事》《淡淡的白梅》《面包狼》《像风一样奔跑》《影子行动》等13部作品获奖，湘籍作家张品成、彭学军、湘女等的7部作品获奖，湘籍评论家谭旭东的《童年奖再选》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湖南儿童文学已然构建起一个生态完备、活力充沛的创作共同体，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童话湘军”始终保持着老中青三代同堂、协同发力的良性生态，形成了各年龄段作家齐头并进、佳作频出的繁荣局面。老作家传经送宝、坚守初心，中年作家勇挑大梁、开拓创新，青年作家锐意进取、崭露头角，这种代际传承的无缝衔接，既保证了创作传统的延续性，又

注入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蓬勃气象。

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打破了传统儿童文学的说教桎梏，开创了儿童文学直面现实、关照童心的新风尚。他不仅在艺术形式上革新探索，更以其深刻的思想性与人文关怀，为湖南儿童文学确立了创作方向。随后，一批实力儿童文学作家涌现。谢璞在《竹娃》《忆怪集》《丁香梦》等儿童文学作品中，以诗意笔触描绘乡村儿童的纯真世界，字里行间满是对真善美的执着坚守。肖育轩的长篇小说《乱世少年》关注儿童少年的艰难成长，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汪承栋深耕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聚焦少年儿童的成长渴望与心灵诉求，其儿童文学作品《雪原小云雀》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贺晓彤聚焦现实题材创作，通过儿童视角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性光辉，其儿童文学作品《美丽的丑小丫》获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老作家笔力矫健。李少白以细腻笔触书写童年百态，其作品《蒲公英嫁女儿》获得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蔡皋以绘本艺术为突破口，《月亮粼粼》《中国美丽故事》《宝贝》《桃花源的故事》等用充满民俗风情与生命气息的画面，搭配质朴温暖的文字，为幼儿读者打开了感知世界美好与诗意的窗口。卓列兵则注重于平凡生活中捕捉闪光瞬间，以韵律之美传递生活暖意。这一代作家以深厚的生活积淀与人文情怀，为湖南儿童文学筑牢了根基。

中青年作家扛起了湖南儿童文学的大旗，在传承中实现突破。汤素兰《笨狼的故事》系列构建了一个充满童真、智慧与温暖的童话世界。以《小朵朵与半个巫婆》《笨狼的故事》《奇迹花园》《南村传奇》四部作品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奠定了湖南儿童文学领军人的地位。其作品中对勇气、友爱、责任的颂扬，成为照亮儿童心灵的精神养分，既延续了彰显儿童本位的核心脉络，又赋予其新时代的人文内涵。皮朝晖深耕儿童戏剧与童话创作，以贴近儿童生活的叙事节奏与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小猪演戏》《面包狼系列童话》在欢笑中传递道理。邓湘子聚焦乡村儿童的成长困境与心灵图景，《像风一样奔跑》《像蝉一样歌唱》在对乡土生活的细腻描摹中，展现少年儿童在苦难中坚守梦想、在困境中追寻希望的生命韧性，让乡土童年的光亮愈发动人。牧铃常年隐居在大山深处写作，《影子行动》《牧犬三部曲》等关注山区



《小溪流》杂志。

儿童成长、农村教育现状及环保事业。谢乐军、龙向梅、赵燕飞、陈静、陶永灿、方先义、毛云尔、宋庆莲、龙章辉、陶永喜等一批中青年作家创作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

青年作家的崛起，更让湖南儿童文学焕发蓬勃生机。周静以细腻敏感的笔触探索儿童的心灵世界，在对成长阵痛的温柔书写中，传递出直面困境、追寻美好的勇气，其童话《一千朵跳跃的花蕾》获得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为该奖项湖南第一位“80后”获奖作家。诺亚、杨巧、刘青鹏、曾散、梁学明等新锐作家则大胆突破传统，将现代生活元素与多元叙事手法融入创作，以更具时代感的表达，探索文学的新可能，为湖南儿童文学注入青春活力。

湖南儿童文学的长盛不衰，绝非偶然。1980年创刊的《小溪流》既是前辈作家延续探索的重要阵地，更是中坚力量崭露头角的起点，也为新锐作家提供了破土而出的沃土。刊物依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形成“刊带书、书促刊”的联动效应，推动佳作走向全国、实现版权输出，成为湖南儿童文学薪火相传的精神港湾与持续勃发的活力引擎，见证并助推着作家阵营的成长壮大。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世纪

90年代开始推出“红辣椒书系”长篇儿童小说丛书，成为展现湖南儿童文学实力的重要窗口。杂志社、出版社还通过举办作品研讨会、作家进校园、读者见面会等活动，搭建起创作、出版、传播、阅读的完整生态链，让湖南儿童文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的成立，进一步整合了创作、研究、出版等多方资源，为作家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持。

湖南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也要得益于专门奖项的设立和评奖体系的完善。湖南省内，除了省文学艺术奖、毛泽东文学奖、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还有三个专门的儿童文学奖项。为纪念张天翼这位先驱作家，1999年湖南省作协设立“张天翼童话寓言奖”，2006年改为“张天翼儿童文学奖”，已评选了五届，多位省内外作家获奖，激励着作家坚守儿童文学的初心与使命。“谢璞儿童文学奖”2020年首次评奖，传承作家谢璞的创作精神，鼓励作家贴近现实、关照童心，让文学作品充满人文温度已评选了六届。“素兰文学奖”由作家汤素兰捐资设立，关注新生代作家的培育，为青年创作者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推动湖南儿童文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环境，在幼小的蔡锷心中种下了励志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

二

蔡锷将军的一生波澜壮阔，其故居亦饱经风霜，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1887年，蔡锷随父亲迁居至武昌山门（今洞口水门），以谋生计。此后，故居便由蔡氏族人居住并守护。1892年，蔡锷返回邵阳原籍求学，时常回到故居小憩。1904年冬，他学成归国，再次回到故居探望亲人。1910年，蔡母自广西桂林返乡，在此居住。

1915年，袁世凯称帝，妄图恢复帝制。蔡锷在云南挺身而出，领导护国讨袁起义，抱病亲率护国军在川南浴血奋战。袁世凯为报复蔡锷，竟下令宝庆知事陈继良对蔡锷故居放火。

1916年11月8日，蔡锷在日本病逝，举国哀悼。各界在为他举行国葬追悼的同时，对他的清廉奉公、身后萧条深感敬仰。1917年，《湖南大公报》发表《蔡松坡之产业与家族》一文，详细描述了蔡锷故居的破败景象：“半节屋，此系祖业与婶氏所共有，在宝庆东路，原本一栋，因风雨侵蚀，年久失修，已成半节，现婶氏独居之。”蔡锷的同乡谢濂也在《蔡松坡先生遗族纪略》中提到：“先生世居邑东乡，离城三十里许，茅茨不剪，土阶数尺而已，老母及其妻在焉。洪宪僭号，先生起兵云南，于是老母妻孥流离避匿，家屋为邻近所焚，盖畏惧连也。”

尽管故居在战火中遭受重创，但蔡氏族人共同努力重新修缮故居，并在明间供奉蔡锷的遗照与神位。从此，这里成为纪念和缅怀蔡锷将军的重要场所。

1944年，日寇入侵邵阳，蔡锷故居再次遭受破坏。正屋仅剩下一间残垛，无人居住。1951年，蔡锷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故居再次得到修复，供蔡氏族人居住。

改革开放后，政府和相关部門高度重视其保护和修缮工作，加大投入力度，精心规划故居的修复和展示。近年来，当地政府又对故居周边的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整治与提升，清理了杂乱无章的建筑，优化了植被景观，使故居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生。

走在故居附近的松林小径上，石板路被清扫得一尘不染，两侧的花草在微风中翩翩起舞。透过草木，看向故居那些朴素的房间，似乎还能看到童年的蔡锷勤奋苦读的身影。如今，蔡锷故居已成为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蔡锷精神的重要载体，见证着百余年来时代的沧桑巨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蔡锷故居：松坡仍在

刘沛



蔡锷故居。

作者供图

蔡锷，这位从湖南邵阳走出来的英豪，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高悬于中国近代史的苍穹之上。蔡锷的一生，短暂却如夏花般绚烂。他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英雄丰碑。蔡锷故居，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无限情感的地方，成为人们缅怀他的重要场所。

故居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坚韧不拔，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一

1882年12月18日，蔡锷在这座古朴的老宅中呱呱坠地，从此，这座老宅便与他的命运紧密相连。蔡锷故居背倚小山，前临三口池塘，形成一幅宁静致远的田园画卷。故居建筑面积只有130平方米，土木结构，面阔三间带前廊，单檐悬山顶土砖墙，两坡顶上覆盖着小青瓦屋面，东侧山墙外还搭有一间披屋。

2013年，国家文物局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先后批复并公布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锷故居保护规划》。《规划》中对蔡锷故居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了深入评估，确认现存建筑确实是当年蔡锷出生与其父母居住过的房屋。尽管历经沧桑，但维修工作保留了原创时期的风貌与结构，使故居能够比较真实地展现其历史价值。

走进故居的正中明间，仿佛穿越回到了那个时

你好！
湖南国保



简介

蔡锷（1882—1916年），原名蔡良寅，字松坡，伟大的爱国者、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一生“反清、抗袁、拥孙”，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因发起、领导了护国战争，当时及后世多视其为“再造共和”或“再造民国”之人。蔡锷故居位于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故居由一幢连五间的正屋和一幢连三间的偏房组成，呈“L”型布局，保留了清代同治至光绪时期的建筑风格。2006年，正式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同时入选的还有邵阳市洞口县的蔡锷公馆和长沙市岳麓区的蔡锷墓，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蔡锷将军人生轨迹的完整图景，从诞生成长之所到侨居成长之地，再到长眠之所，在这三处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蔡锷。

资料照片

人工智能时代，新大众文艺的范式革命

舒勇

我们正经历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文化转型。互联网不仅重构了社会的基本形态，也彻底改变了文艺的创作、传播与接受方式。在这一进程中兴起的网络文艺，孕育并呈现了一种全新的文艺范式，肩负起“新大众文艺”的历史使命。它以网络为载体，以全民参与为特征，以即时互动为生命线。人工智能的全面崛起，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新大众文艺”完成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

范式奠基：网络文艺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载体

在探讨人工智能的影响之前，必须首先厘清网络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的内在关联。

与传统大众文艺（如报刊连载小说、广播剧、电视剧等）相比，网络文艺从诞生之初就具有革命性特征：创作主体实现了革命性的平权。网络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创作与发布的门槛，打破了专业机构的垄断。读者、观众随时可以转化为作者，形成“大众写、大众看、大众评”的创作生态，使文艺创作从专业殿堂回归大众视野。

创作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动态性与强互动性。网络文艺作品往往不是一次成形的“完成品”，而是在创作过程中与受众深度绑定、共同进化的“有机体”。以网络小说的追更模式为例，作者每日更新，读者通过即时评论、投票等方式参与剧情发展，甚至影响人物命运。这种近乎零时差的互动，将静态的文本解读转变为动态的意义编织。

文本形态具有跨媒介性与IP化特征：成功的网络文艺创意会自发地向动漫、影视、游戏等多维度扩散，形成复杂的“IP宇宙”。这种跨媒介叙事能力，使作品成为一个可无限扩展、持续运营的文化符号和价值生态。

引擎赋能：人工智能与网络文艺的深度共生

人工智能技术正从工具、流程、模式乃至哲学层面，全方位重塑网络文艺生态。

在创作端，AI的角色正从“高效工具”跃升为“创意伙伴”，催生人机共创新范式。对网络作家而言，AI可协助进行世界观设定、情节激发；对画师而言，AI绘图工具能瞬间提供海量风格草图。人类的角色更多转向“创意总监”——把握整体结构、注入情感与思想，而AI则作为“执行助理”，将抽象构思快速具象化。

在分发与体验端，智能算法重塑了文艺的传播路径与接受方式。推荐算法作为“隐形守门人”，不仅塑造着个性化信息食谱，也使小众作品能精准触达受众。更进一步，AI正在改变体验本身，让文艺作品进化为能感知用户状态并智能交互的“数字生命体”。

在审美与批评端，AI不仅生成新文本，也催生新美学风格，同时挑战传统评价体系。当AI深度参与的作品打动我们时，艺术价值应如何归属？这动摇了以作者意图和独创性为核心的现代艺术批评根基，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创作的本体论。

未来图景：特色、趋势与文化反思

在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下，新大众文艺范式将展现出更为鲜明的特色与趋势，同时也伴随着亟待深思的议题。

核心特色体现为高度智能化与深度个性化的统一。作品本身将是智能的、可对话的。AI能基于个人偏好量身定制文艺产品，实现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体验。这既是技术的进步，也潜藏着过滤泡效应加剧、公共文化体验碎片化的风险。

发展趋势呈现出清晰路径：其一，从人机协同走向文化智能，AI可能从执行者成长为具备文化理解和生成能力的文化智能体；其二，构建虚实融合的超级数字文化生态，网络文艺将与VR、AR及元宇宙深度融合，AI作为基石技术生成环境、塑造虚拟人物，使文艺体验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

然而，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文化反思。要坚守人本主义立场，警惕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侵蚀。文艺的核心魅力在于其承载的人类独特情感、思想与批判性。未来的创作者和教育者，更需要强调人文素养的培养，确保人类在人机共生时代依然是价值判断的最终主体。

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与运用技术。理想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既能激发创造力又富含人文精神的数字文艺生态，使新大众文艺成为这个时代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表达形式。这需要技术专家、人文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众的共同努力，通过跨界对话与合作，推动数字时代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